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續集

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續集卷之二

楊舍衆府題名記

楊舍古暨陽縣也其地西接江陰東通常熟二縣相距各餘百里自縣治廢併入江陰而楊舍遂爲遠郊地以其形勢遼邈潤遂聲教濵江私販之徒往往潜入騷繹內地近不逾月遠不逾歲居民重苦之恒有復舊之思而宴安日久未有收採其言者自甲寅以來倭患連歲從茲地入戕長吏攻城邑村落爲墟當事者始伸前議請諸朝　式開府俾衆將一員居之然後倭寇遠遁桴鼓亦屏息焉則諸君子協心贊畫之勞與蒞任茲土者經營捍禦之力不可誣也凡府治必有題名以昭往

鑒來茲府以新造未及至是張君成已始修故事劖石而請記于予予惟古今建議之人知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始未始不同惟輕重之宜緩急之節必待久而後定若茲城始築減謂當然但建所建縣人各異議延今觀之建縣則官多民擾而用或不堪建所則官卑勢微而威或不振豈若爲之開府有彈壓之威而鮮供億之費爲得輕重之宜適緩急之中耶此所謂久而後定者予昔爲監察尚公紀載建置本末其于諸君子協心贊畫之勞亦既揄揚之矣至如建置以來地方寧謐焯有明徵則涖任茲土而有經營捍禦之力者將使後之人指其名曰其事某所建某功某所成可無金石之托以識不忘耶茲

記之請在張君有所不容已而予亦有所不得辭

君爲人清慎仁愛得將士心又嘗秉麾江上建節荊楚之郊所至咸有成績方今　聖天子注意修攘尤重分閫之托以張君之　又知當宁不日將佩符授鉞紀勳太常豈特炳耀一　而已也乎故不惟紀之亦以徵諸他日云

靖江尹賜谷王公去思記

予覩古之善治人者其始也以學術通治道而其終也以治道稽學術則從違之機是非之辨可得而言矣夫學術在我也所由以適治者也學術正矣其好惡必公其趨向必端有所好也不斷同于人必天下之公好也

雖有不好將不勝其公好者之多也有所惡也不難同于人必天下之公惡也雖有不惡將不勝其公惡□有之多也有若人爲上之人從而獎進之超遷之其□□通治有不易易矣乎故曰以學術通治道然吾能爲一□□之公好不能必後人議我之好爲何如也能爲一時之公惡不能必後人議我之惡爲何□也有與議焉勿思爾矣如其□□□心則纏綿不忘之情又必有所繫以要諸永久而繼此者且將俎豆而尸祝之則趨向益審而道術益明□□之□以治道稽學術噫今之用人果有能出此者乎而士之自養以待上求者亦豈能外此而有他術乎靖之邑孤懸江中壤瘠而民悍賜谷王君之爲

令也甫及朞即以優異改調海虞其莅任未久而情亦未易洽以未洽之情當未久之任宜其與民相視若逆旅然而邑之民聞其調也群詣政府留之弗獲則姑自解曰海虞地邇我公履舄尤在望也未幾而徵書又下矣乃相與謀刻石以寄其思噫子之于父母弟子之于師其何以加此乎説者謂君之治靖嘗興學校以正風俗清賦役以蘇疲瘵其律已以廉其愛民以仁所以能得此于民也然而令于前者亦有能爲世者矣獨王君乎要之君之所以得民者固自有在而非知能才美之可與也某獲締交于君嘗諗君之學術矣君家傳心學屢考東涯翁與其弟鶴山翁咸簪纓蟬聯相與卒業于

陽明王先生之門以講明乎致良知之學君耳濡目染無非此義所以培其原者厥有自矣夫學之有良知猶百谷之有膏雨也其趨而之治也猶火燃泉達之不可禦也以此自治則不外今之條教而精一可明以此治人則不外今之制度而神化可幾夫豈取辦于口耳以爲博假借于法令之粗以希小補之功者耶此其未久而思愈久而不忘良以此也故觀君之學則可以知其治矣稽君之治又可以驗其學矣明時用賢與賢之所以爲時用者夫安有二道哉靖與吾邑爲比鄰道所必經君每過必訪予于衙宇之間其去而之海虞也復爲書院以招予遊予雖不獲應其招而知己之情不可忘

也至是其高第春元朱某偕太學生朱某庠生朱某等致其邑人之情以徵予言予不惟好德之㬪有激于衷而自予言之亦自有不容已也矧今良知之學大明于天下以君之學適今之治則人之思之將有不止于此者故遂俞其請以慰靖人之思且使他日天下之思君者知自茲始

愛溪書院記

有地一區當黌宮之前延袤可十餘畝昔人建樓其上名曰青雲頹廢久矣歲月寖深穢污愈積過者咸知病之而脩復無由也廼隆慶巳巳縣博范君分教茲土暇日偕諸生週覽學宮爰履其所喟然嘆曰是太聖之所

懷神也而無穢若此吾之責其容遑乎或曰力與財將安出君曰不然夫通于道者不可限以力激于義者不可困以財吾盡吾心焉耳安知其他乃捐俸金若干俾門生某司其出入而借力于有司議既定矣于是蠲其坵汙發其爽塏即故基增而廣之為講堂三間高深凡若干尺堂之前為中門又其外為大門大門之內有池畝許濬而深之甃之以石梁之以橋橋兩端各為綽楔扁某字其上以寓期望諸生之意堂前後蒔以松柏週以垣墻庖湢費及各有攸處工既完矣然後立之課程示之期會令諸生各以地遠近分日而來肄業其中而日董帥之堂南面有泮　山千尺高出雲表影落池中

與橋影相爲盪漾每風和日清政而望之儼若青龍泳游奮其鬣尾又如巨靈執管濡染于泬寥之天以剖判玄黃黼黻霄漢而增人文之真也靈秀交萃呈于一旦見之者疑天降地出恍不知其所自來而以堂之勝遂擅一邑縉紳先生有事茲土者每釋奠畢必登斯堂遍覽嘆息歸美于君而吾郡別駕時齋高公下攝縣事遂即君雅號題曰愛溪書院扁諸楣間且復捐俸以佐其費嗚呼此豈有待乎外而能然哉司訓之官其職卑其俸入薄非有政事可以結上之知亦非有勢力可以要譽于達官之左右特以道義之真發于一念而人人喜之者遂不容口若與經史所載靈光閟宮輝映先後爲

者彼一事當理而猶若是使得大用于時以展縱底蘊則其所成就又當何如哉君問學根心嘗為詩四章以訓誨諸生諸生咸感而化之至是相與礱石走幣徵文于予予惟春秋之法凡事合于道者雖小必書茲堂雖小而關係風教寔大固春秋之所宜書也矧直我賢明府公又能忘己之尊樂道人之善大書特書揄而揚之此其激勸微機夫亦春秋之法乎登是堂瞻是扁者可以惕然有省矣予故不辭而為之記蓋不惟推府公之愛以愛君亦欲使後之人知愛君者相與守之以無忘府公之愛前公諱捷字某陝西膚施人君諱承寵字某山東某縣人立石之辰是年閏六月某日

昭過錄序

嘉靖甲午秋七月甲晋謁予師少宰中峰董公坐有間公出一編示甲曰此吾所刻昭過錄也其名則採之制詞其準則　天子之恩與吾父之德也以吾知子盍序諸甲謝不敏則請所以公曰始吾之甫授脩事也未有封以例請　天子俞焉以封吾親吾親之封蓋特恩也今吾見制詞則如對吾君焉何敢忘也吾父為人伉直不苟雖仕多齟齬而所至輒見思所為輒傳誦當世今雖不幸往矣無可盡吾心矣而去思之碑與當代諸賢所為記誌銘傳暨於送往慰存之章炳然具在吾誦其言亦如面吾親也庸有忘乎吾惟不忘吾君與親是以

有是錄也甲起再拜曰公於是乎賢於人已夫人臣之事君於其乘輿服御不敢忽也而況李翰哀章乎人子之事親於其飲食嗜好不敢忘也而況懿行嘉言乎宜哉公之為此錄也雖然論學以成君德立身以揚親名者不在公之孝與忠乎夫惟公之忠且孝而後天寵昭世德顯則斯錄也雖微董氏梓之天下亦將梓之矣錄一成而忠與孝傳法天下茲世之臣子所為勸也甲何敢以不文辭焉請楷書之以告世之為人子為人臣者

壇經序

佛夷教也其始中國未有自永平間明帝求之而其法入逮梁普光間達磨渡江而其傳至嗣後百年有慧能

者倡其法於南方而人與法遍天下矣禪家所謂開花結果者此其宗也先時其徒雖以頓漸分教然誦習相沿未有質的獨能以心爲師不由文字目與經典了無干涉而聞觀聽察大義圓通遂與昔日誦習之徒居然異自爾凡歸心大乘者咸知宗焉今書壇經即其心通意解者也世之闢禪者多援韓愈氏言謂當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此未得闢之之道也百家衆說雖瑣細繁猥咸有所見特蔽而不通故偏而不全爾通其蔽則偏者廢昔者孟子闢楊墨立法曰歸斯受之其救人也日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夫爲我之說近於吾儒之治身兼愛之說近於吾儒之愛民原二

氏之意本未爲不善也然專以爲我爲心則與世無情其勢必至于不拔一毛而其弊必至于無君專以兼愛爲心則等差無辨其勢必至于摩頂放踵而其弊必至於無父何者勢有偏重末流所必至也然子曰歸斯受之云者原其意本相近特使去其過者而已無過則不偏矣又何拒焉此聖人闢邪説意也彼釋氏之説欲使人離垢明心其意亦未嘗不善也然不知心即是理理不離事而過用其意至欲遠離事物以求心則其勢必至於返性情滅人倫爲一切襲取之法認其所謂湛然無情者爲心其弊必至於中庸精微之妙茫無所知而誤以幻天地絶人道者爲事此則其蔽尤有甚於楊墨

者矣知者所宜原其意以漸之而約其過甚者以歸於中此亦歸斯受之之意也顧不出此而徒為一切禁治之法曰是不為人不為居不為書也吾將人之廬之焚之爾彼之下者既困其法而不能去而高者又溺於意而莫知所以自治焉則亦安能使之脫然自悟而歸於吾道哉方且以我為未得其真而持之愈堅去之愈遠所以能氏之徒日新月盛守其說而不能去也噫今之沒溺於釋氏者非專彼之罪也亦吾無以受之之道以治其意云爾誠得是道以治其意以開其聰明則彼將自歸而其說自廢如楊墨之炎熄無傳矣孟氏之說蓋可徵已故予因能書而論著之說如此以俟如孟氏者出

焉

賀李老夫人劉毋八袠序

古今稱觴之道必本于酌春酒屆眉壽盖以是爲人子愛親之私而不知王化之大從本諸此夫王者教人語孝者必曰作德論順親必曰盡道要其極則以視于無形聽于無聲爲備夫于無形而視之是無時而不見親之形也于無聲而聽之是無時而不聞親之聲也親之形與聲無時不聞無時不見是無在而非作德盡道之時也人子作德以擴親之德于天下則能以天下之德壽其親矣盡道以擴親之道于天下則能以天下之道壽其親矣若是者其壽雖在親而所以壽之者在我其

養雖止于口體而所以爲養實超口體之外謂非王化所關而豈一人愛親之情所能盡哉即是可以明稱觴之道矣龍岡李君以明經登　制科其仕于朝也操勵廉潔可以觀其義其仕于外也敷政優游可以觀其仁此非所謂作德者耶佐郡不踰年而上下之人交譽之親愛之近自四封遠及鄰壤無異詞者此非所謂盡道者耶歲在丁卯君母太夫人劉氏壽躋八袠而某月某日實其懸弧之辰于是屬邑之長咸謀緣詩人之義致祝頌之私而吾邑李侯以其事委重于某某不敏何以言爲君重然竊曾望君履爲而識君之一二矣昔人攝政吾邑也不以某爲不肖嘗承學院之命而禮

致之裨即學宮爲講所以示教諸生某亦感君爲知巳
而不能忘情且病世俗之學習口耳遺身心欲因君而
正之也輒不自量探中庸之旨而申布焉妄意以爲聖
人之教愼獨即所以修道禮樂刑政似亦所先而吾人
之學人欲遏則天理自存亦非有二功者此不過發明
先儒動靜合一已然之說而君繆加稱許且爲科條節
目以身先之俾學之師生知所遵守至于今不廢焉即
此而觀君之學蓋小得于戒愼恐懼之功寔與視于無
形聽于無聲者合其所以爲親壽者厥有素矣矧太夫
人以上壽享善養爲期爲耄將未有艾而某既嘗辱君
之知誼當率先士民預楊觶之末矧又重以邑大夫之

所負荷崇深其容已于言哉爰用述所見聞而鋪張之以侈于李侯俾爲稱觴之助亦俾吾郡之民苟有志于善養者知必如是而後可

贈義河李公陟山東憲副序

士君子之處世必有特立不懼之操而後能果决于進退又必有沉潜不露之德而後所謂果决者渾化于適不至直已而揚人此惟學問之精資禀之厚者爲能得之非依阿淟涊孤鼠進退可得而強也義河李公昔在諫垣以忠讜不容出從吏事歷試備嘗又如百鍊之金久而不變此其特立不懼者耶陟守吾常事無鉅細咸以直道决之道苟在雖鰥寡不侮其所不在雖權貴不

撓至或勢有所必不可行法有所必不可盡者則寧飄
然長往泯于無迹不欲暴己之長以揚人之短此非所
謂沉潛不露者耶夫孔子以微罪行惟孟子爲能識如
朱者何足以知公哉然竊嘗聽與人之言而識公之一
二矣公之在郡也每朔望詣學宮必與諸生聚講終日
又擇其穎而易悟者即郊外僧舍日啓廸之俾知事心
之學又爲講章以開明之如危微精一之旨戒懼愼獨
之説皆前賢所未發以故諸生感奮風化大行下逮小
民不言而喻信乎積之者厚出之者有原與夫依阿淟
涊猶鼠進退之人不可同日語也公去未踰月當道交
章論薦廟堂惜公才不欲其去而又度其不可復留乃

陵公山東憲副盖激之以君命召不俟駕之義甚公必出而吾郡二守姚公禹門昔在詞林與公相好亦幸公之出得遂其挽留之情也乃徵言于予以為公賀并致其勸駕之私予惟方今　聖天子嗣大歷服聿新教化元老大臣每于政務之暇相與聚集講明正學以賛襄新政汲汲如不及耆德宿望與山林隱逸之賢起用捜羅殆無虛日矧在位如公者而可容其遂初耶夫行義所以達道道有可達雖囂囂畎畝者必出公志伊尹之志者也獨無是心耶吾知其出也必矣兹固姚公屬望于公之意也公律己廉愛民仁其他政務多可紀者而以吾性中視之皆為土苴故不詳書而獨識其大者以

為姚公復

武舉鄉試録前序

惟我 皇上龍飛之元爲隆慶丁卯兩畿暨諸省武舉鄉試成遵舊典也而南畿輔郡惟蘇松常鎮提防江海任爲尤重于時監察御史臣尭封寔主其事及期應試之士咸集趨鎖院而三試之初場試之步射以觀其能中場試之騎射以觀其巧三場試之論策以觀其畧事既竣得士凡若干人將刻録以獻而臣賓以兵備副使本 勅整飭茲土預校閲亦可宜序諸首簡竊惟文武一道也古稱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言其事之相成也然亦係乎時焉三代而上治出于一

而其道合三代而下治出而二而其道分何也古者寓兵于農而簡閱之方至周大備五兩卒旅軍師之衆即比閭族黨之人其在大司徒也則三物之教人共由焉不知其爲文也其屬于大司馬也則五兵之用人共習焉不知其爲武也授丹書之戒者即鷹揚之老董東征之師者即保誨之臣豈非治出于一而文武之道合乎秦漢以降則異是矣專于武者不習于文于是有偏重之患專于文者不閑于武于是有不競之憂無惑乎強藩之跋扈夷狄之竊發有自來也豈非治出于二而文武之道分乎　國朝稽古作則文武並用雖不屑屑于成周之法而作興之典暗與古合在內以有國學矣又

有武學在外既有　學矣又有衛學每三歲大比則文
科武　鄉與會並行　爲治平日久薰陶日盛習武之士
以射藝則精且專以韜畧則俊且宣觀于茲錄可槩見
也然愚竊有言焉夫藝若　心之能也藝出于　心則射爲
尚德而非尚力文者實之彰也文有扎　則詞爲尚行
而非尚言諸士子生長東南文獻之邦今茲抱藝而來
其于技誠工矣不如果出于尚德否乎于文誠富矣不
知果出于尚行否乎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言教化
行則罝兎之人皆公侯之選也邇今　朝廷作興之典
既已無愧于成周矣諸士子其尚以干城自期乎昔日
靜言而庸違王表而石中非予之所敢知也愚不敏敢

以是爲諸生勗是舉也供事于内外者君某官某等咸恪勤有勞于法得書謹用列名如故事云

武舉鄉試録後序

武舉有録何文之於武猶陽之於陰晝之於夜均之不可相無也然必有法以維之則道揆可施而法守有攄此科之所由以設而録之所以不容已也夫成天下之事者人也文以致乎武以戡難人之所以有貴乎賢才也然而夫人之生血氣易縱而性習難移以其易縱難移之才而徒逞夫鞍馬詞章之習將何以成戡定之功乎惟一制于法如木就繩玉就礪使其所謂才者涵育陶鎔皆爲成器乃可用于世而不至于僨事故試之射

矣必取其範我馳驅者而後可言射之良試之文矣必取其譜於轍畧者而後可言文之精射與文者法也精與良者合於法者也以才合法則非偏才以法馭才則非徒法然後貢之天子升之司馬以備分閫推轂之寄而裁定之功由此出焉夫然則是科之設不亦重乎而當是任者可不慎乎東南承平日久邇者倭冠竊發技能之士各挾所長相與角逐于山谿嶇、岈、波濤洶湧之中以收廓清蕩平之績夫東南之士固多文也而才之精且良又如此則于是科之應易易誠無疑矣適隆慶丁卯歲當大比乘憲之臣秖承德意合蘇松常鎮四府之士而校閱之取其精且良者登名是錄爲諸士子以

一日之長受知主司而爲自献成身之階可不謂之遇乎抑又有說焉古之論兵者不徒曰勇而必曰知仁信嚴又不徒曰法而必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則法之中又有不盡于法者在諸士子其尚益加勉焉可也愚不敏敢借此一言布諸末簡

贈李繼泉榮膺　簡命序

昔之君子于凡天下之事雖其才足以勝之智足以通之至于酌量輕重之權推移緩急之變必有默運于中而不自[illegible]而積之久發之光然後才智所施有所樹立而不至于僨事夫事久必弊其弊也必有所由弊之處挽而正之亦無難者惟其因循日久耳目相安則雖譽

望之際，百亦有所顧惜而不能以自拔此非其志之不立力之不足積習使然也惟吾邑繼泉李侯獨能超然積習之中而不囿于因循之見其始自曲周調繁而來也爬疍剔垢綜覈肯綮之所在而樽節劑量之孰爲當先孰爲當後化裁自我不主故常或政有所可人未知其可也循而行之果見其可或政有所不可人未知其不可也革而新之果見其不可其燭微鑒幽曲折俱盡如秦越人之視疾洞見臟腑至于得手應心之妙則庖丁躊躇騞騞不矜之比也吾邑自軍興以來舊逋紛如小民困于催征苦于攬役皇皇焉視鄉里猶傳舍侯撫踰年而賦者均役者平始有欣欣樂生之意方冀永戴

于侯以保有其室家而　欽簡之命下矣或曰吳其致是薛子曰夫道二任理與任情而已矣理與情恒相勝任理必妨于情任情必妨于理夫人之情有萬不齊豈能一一而徇之哉惟精之徇此昔之所以弊也君乃良知之明人所同有善治者因其明而通之彼雖不安于情而不能不協于理理之所在又何情之能間于惟理之從此侯之所以為得也夫理者非他也即吾人之心也理具于心而載于經　聖朝以明經設科而選其茂異者以為進士則所謂明經者非詞章之謂也將以明其心也吾心明則以之為上可以正君心以之為下可以正民心由此而為郡縣為臺諫無不可者侯發策制

科歷剸繁劇其于明心之學既已試諸其民矣自是而往即其所自得者推而大之必將嘉猷入告以啓沃君心使天下之民咸被其澤豈特一邑之治而已哉黃鵠奮飛一舉千里茲予有望于侯矣侯待士有禮其行也縣博錢君某等推諸生之愛徵言于予予心醉于侯久矣遂不辭而書之并以致吾私

賀郡守少涯許公誕辰序

吾常之爲郡襟湖枕江綿亘千里其在外則高山峻嶺之繚繞擁濤怒瀧之衝擊足以壯國威而弭不測之變其在內則平疇茂渚田塍交入粳秫之所生魚鹽之所通所以供國賦而利民用者未嘗絶也列邑之長專城

以居而聽命于大府其政治之所承宣氣勢之所連絡如臂指相承影響相答至于慶賀交際之儀揄揚贊美之什雖巨細不同亦足以察民風而覘上德廼隆慶丁卯少涯許公以進士來守茲郡甫逾年而衆志大和頌聲交作今秋八月某日寔公懸弧之辰郡之士民卹公之德感思所以致其愛者而自達無由于是五邑之長採輿人之什將連綴成章以爲公壽而五邑聶侯某以其事屬之于某某惟上之于下其相臨而不可易者分也其相通而不容已者情也分之所在政教成焉情之所在愛慕生焉有情而無分以嚴之則玩以弛有分而無情以維之則渙以離分與情交相資者也古之君子

愛其人則思所以祝之懷其德則思所以頌之近自一國遠而天下凡皇極斂錫之典與國風以美之章其爲聯分而合情者皆是道也吾郡自倭患以來瘡痍者甫平流移者甫歸如病愈之人沉痾雖去而元神未復保養休息之方不容一日無者公撫之如子煦之如春崇簡黜浮務敦寬大以和民心而一毫苛刻之政有所不施以故仁孚于民而民悅之澂行于吏而吏安之今茲之舉固民情之不容已而公之所自致者不可誣也矧公敭歷中外爲日已久諳練已深方今廟堂簡耆宿之臣以備不次之擢孰有先于公者則公之壽將天下共祝之豈一郡所能專耶某不敢嘗望公履下辱公之知

久矣所宜率先士民以致吾私而屬命于我邑侯同然之懷實獲我心譬其春鳥得氣而鳴不自知其聲之出于口也爰用操觚濡毫以從侯之後

心學淵源錄序

夫人具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以成形而心涵其中以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主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有所知覺者皆心也心無不在者也心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並列于形獨以知覺之能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待之以成其用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所以可貴者心為之也人有是形即有是心形以心貴故以心屬之人而命之曰人心人外無心也心一人也然心能以知覺

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用而知覺不能使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用之得其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用之得其當者道爲之也人有是心即有是道心以道貫故以道屬之心而命之曰道心道外無心也心一道也是道也具于中則謂之道發于外則謂之中心之有道猶木之有根而中其枝也言根則枝有可信不待發于枝而後知之言道則中有可信亦不待發于中而後知之也以其可信故謂之允執允執其中者治天下之道也堯以之授舜明治天下之道在于心也而心學未之及也至舜授禹益以三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而心學備矣心之有學何也所以明執中之要也蓋

中雖寓于道道雖寓于心而心則有形也形而非道則不能以自立而物得以誘之形爲物誘人不成其爲人矣人而非人將與物同不亦危乎故曰人心惟危然人心雖危至于道義所在則有藏于寂然之中發于卒然之頃而不可遏者如孩提而知愛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之心此心之萌擴之可以配天地充之足以保四海有不知其所自來者此乃帝降之衷人所同具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者也以其淵深而不可測微妙不可以形囿故曰道心惟微危之中而有微者存焉則形有所恃危之不至于危矣夫人同此心心同此道宜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卒莫能至者何也有此心而不能精也

精之爲言不以思慮雜之之謂也思慮不雜則心與道一并其形而忘之如舜之封山濬川治律明時誅四凶舉元愷無所不爲而曰無爲非不爲也爲者其心不爲者其道也有爲而無爲者也文王處明夷之時終身惕惕無所不憂而曰無憂非不憂也憂者其心不憂者其道也有心而無心者也有心而無心有爲而無爲道用而形不用夫是之謂精精則不二而一于道矣心一于道則雖不言中而中之理已得允執之之要在是矣是謂貞吉悔亡是謂何思何慮殊途同歸而一致百慮此心學淵源所自來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以此治天下皐陶伊傅周召之臣以此相天下孔子以此師天下顏曾

思孟之徒以此而繼其傳其道一也未有二之者也自
聖賢不作學者無所折衷各以意見之私窺竊聖學意
見所在千緒萬端惟其所是各自爲說不合不公而道
術遂爲天下裂蓋有竊附于吾儒之無而欲絕物以求
之者不知吾儒之無有而無者也無待有而顯者也離
有言無則無無無所寓矣棄君臣絕父子而漠然無情以
是言無尚可以爲心乎此離有于無之失也又有竊附
于吾儒之有而欲襲義以取之者不知吾儒之有無而
有者也有待無而成者也離無言有則有失其原矣棄
根本崇枝葉而虛僞日長以是言有尚可以爲道乎此
離無于有之失也間有知二氏之非而爲易簡之學訓

詁之學者雖其說自謂頓悟直截融會貫通而于德性道學之言終有未合內外合一之旨終有所未明則亦無以觀心學之淵源矣善學者苟有志于道必也不求速化不膠耳目惟沉潛精一之旨而以吾心證之則其是其非其得其失有莫能逃吾之良知者而心學之淵源端可識矣甲自登歲服膺聖謨參考經傳間有所得筆之簡端妄意撰次成書以就正有道而暮景侵尋終莫之能逮也爰遂裒集所言而附鄙見于此以爲心學淵源錄云渡河之筏不棄朽株後之君子倘有與我同志者當不以是罪予而諒予之心可也

皓雲詩并小序爲黎老夫人壽

書　公旅宦并州瞻望太山見白雲孤飛徘徊顧人
忍去曰吾親止其下焉迄事者相傳以爲美談江季
君之陟潘江亡也念其母大夫人某氏年高將迎養大
夫人謂之曰爾之欲迎養于吾也不以祿養之榮乎然
而風土異宜不若使吾就養于家之爲安也又不以承
顏之適乎然而舟車異便不若使吾即次于莆之爲適
也昔人所重重在養志使汝能服勤官守以無遺親
憂予志樂矣養孰大焉迺江君不敢違頓首受教旣屢
任輿望翕然士民交慶未幾而有憲之之推太守之志
益篤循聲益康維歲九月寔其懸弧之辰宗親子姓羅拜
堂下　迺江君亦率其士民蓮致頌禱歸榮于親君子曰

賢以母也不有是母焉有是子不有運江君之孝養又何以知太夫人之善教乎于時畏齋薛某忝姻婭之末聞而嘉之爰賦瞻雲之章以為太夫人壽并以慰

君之思云

詩曰

瞻彼南　雲佳巍孰繫爾思惟高堂之永依言念昔人于此徘徊兮　其一

瞻彼南山白雲團團孰繫爾心惟高堂之永安言念昔人于此盤桓兮　其二

有黃者華粲粲其英以留福履南極之精西大舉手祝爾母之遐齡兮　其三

逢々考鼓肴核維旅姻婭相過高堂燕喜有命自天勢
佩名　人遐祉兮　　其四

勑封沈太安人墓表

嘉靖某年月日戶部某司郎中臣沈奎謹奏爲乞恩終
養事臣母年八旬有幾矣臣兄早　餘臣一人傍無次
丁堪以侍奉惟　陛下憫臣烏鳥之私俾得歸侍以終
母餘年庶臣心安而圖報有地制曰可蒀錫榮歸高堂
稱慶鄉人榮之如是者凡若干年而太安人始遐養將
葬戶部君纍然衰服款于門告葬期且以墓表爲托予
惟太安人之賢與戶部君之孝既以達諸　天子播諸
鄉人無可說者其爲表揚也大矣塚道之石予何庸辭

謹按太安人姓袁氏袁與沈俱邑中著姓安人之父諱某擇婿得戶部君之考封君諱某號古圻歸焉太安人既歸得逮事舅姑與其王姑生事葬祭皆從禮法祖姑喪明扶侍終身俾步履無艱安人力也古圻君質朴古雅鄉稱古人安人與之合德必敬必戒中饋攸宜里閈無閒言撫子孫女御臧獲皆極其恩愛長子暨冢配俱克家能承親志戶部君之生太安人已四旬餘矣撫育訓廸自少至長自讀書至于有成雖太安人之德而兄嫂之恩寔多故戶部君以事父之禮禮其兄以事母之禮禮其嫂不敢有忘遵親教也歲丙午戶部君中應天鄉試于時高堂具慶兄與嫂猶無恙至丙辰而古圻君

捐舘己未春戸ㄱ 君試春官登進士弟則兄嫂亦不禄

矣于時戸部君已有歸養之志然以恩未報未敢言

是歳觀政戸曹假餉兵雲中之差得価： 丄省尋授戸

部主事堂官察其誠俾視儲淮南以便迎養事竣還朝

以狀滿考最歷陞員外郎郎中贈既： ㄱ其宗母封太

安人ㄱ部君喜曰吾今乃可伸吾丄 既得ㄱ詞開歸母

丫相見懽甚戸部君尤先意承者 丄 八念其ㄱ陳

氏姊即迎歸與共供侍天親相聚太安人心益樂姊亦

純孝母有疾嘗刲股以奉湯藥而ㄱ 八行愈由是沈氏

孝義著于一邑太安人人成化庚子生ㄱ 台生以隆慶

戊辰某 日卒享年 ㄱ有九卒之明年己巳以某月

日葵花　小之阡祔封君兆子二人　配胡氏次奎郎
尸部君配吳氏先卒贈安人側室王氏女一　陳傳孫
男三　長吳出聘　庠生娶章學顏女先毋卒次嘉
言娶黃龍湯　部君使爲兄後　張約吾女
孫女一許字子孫念祖俱王出　女二未字竊觀古
之人稱壽　後必歸之仁而以壽爲　必若奇後嘉得
而尤得以天恩終養豈非事之尤難者考古述德如太
安人可謂哀榮備至泉壤有光者矣爰爲表之而系以
詩其詞曰
惟古有訓　立愛由親　我皇御極　以孝治人
惟太安人　篤生盛世　登科有子　而享其施

迎侍官下　祿養優游　特旨遄歸　載沐皇休
令節佳辰　捧觴稱慶　羅拜堦前　宗親子姓
必壽必後　令始令終　母儀婦道　百福攸同
報主日長　膺封未艾　申錫自天　不遐有待
花塘之原　夫子所安　含笑從之　允矣無斁

亡兒太學生造墓誌銘

造字世德予第三子也以嘉靖癸卯十二月二十八日生以隆慶己巳正月十三日卒享年廿有七為人清和敦裕不詭不激幼有至性三歲時途遇長者雖背負必下而牖揖人皆異之稍長知讀書能過目不忘年十六游邑庠補廩生隆慶戊辰值聖天子下詔令郡邑選廩

生之似者補太學生而造與焉性資英敏下筆輒數千
言丁卯應試值禮部題請黜浮限字或告以宜從時制
造曰文以明理理盡則止寸寸長短限乎入塲卒不變
尤邃于理學以聖賢自期待科目其餘事也而不能永
年可惜也娶張氏光禄監事張君禹江之女生子二人
長弘祖聘無錫太學華君某之女戶部郎中華公崑源
之孫女次光祖造卒乃一長未字次許聘無錫庠
生黄君某之孫某太僕卿黄公斗南之孫卒之七月卜
地于里庄之村得吉其父甲將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
且爲之銘銘曰
悲哉造乎　明神曷究　或嗇于前　而豐于後

曷壽之嗇　天實限汝　安知其豐　不在汝子

知子者父　不死者心　巍巍封表　以待後人

緒言引

昔日鵞湖之會晦翁先生云今日之事須去兩短合兩長學者因其言遂謂晦翁晚年自悔舊學之誤此未知晦翁者夫子嘗有言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聖人示人微意固自有在初非人所易窺晦翁之意亦猶是也昔在聖門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性命與仁則罕言之聖人豈不欲直指道妙使學者爲可幾及耶顧學問貴乎深造又必以道乃能自得詩書執禮深造之道也若性命與仁學者在自得之其可驟而致乎故在當時

雖卓唯如顔曾其于博約忠恕之條不敢違越自餘三千之徒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雖不能盡如顔曾之卓唯然德成材達其所造詣亦自成章譬之百穀皆有實用不至流于空虚無住之歸者由聖人教之有道也易簡如象山庶幾自得之矣但其頓悟直截之學與深造以道者大不相侔則晦翁之功其可少乎學者不由晦翁之功而遽希自得之効鮮有不墮于空虚者晦翁深爲此懼故寧自任其短而不欲使學者妄意象山之長其所謂兩短所謂兩長學者默而會之微意盖可識矣乃若文義之間未免有誤則晦翁之短誠不能無愚于緒言中畧已見其一二但在執方之士持而循之有

可據守比于說妙談空者不爲甚害況吾學若果能力到功深超然自得則雖博約忠恕亦爲渡河之筏登岸無所庸矣況訓詁乎此又不得因枝葉而病本根矣

書張氏心父詩集後

客有遺予張心父詩集者予愛其簡古典則取裁盛唐駸駸乎魏晉之盛若大曆以後不論也豈吳下多賢有足徵者所謂崑山片玉乃自古已然耶予又聞心父欲集國朝諸名家之文會萃成編以繼漢選唐粹之後功未半而不遇以死可惜也又豈天嗇其全不欲使吾人共覩斯文之盛耶然文章乃國家元氣流行宇宙間不顯于彼必顯於此有終不可得而泯者況我國朝理學

之盛邇年以來超出訓詁足以上繼精一之傳又不但
選粹諸作文字之工而已則又安知不有繼心父而出
以卒其志者果然心父之目其不終不瞑也已予不識
心父而惜其志故書諸其文以質諸其孤且俾後有作
者知海內同志不爲無人

薛氏族譜序

薛氏譜成既合族將受簡焉其高年者指譜而顧甲曰
以親親則有倫以齒齒則其在此矣昭義貞教爾盍言
乎對曰唯唯乃展編睇微指其目曰明統系者備雲仍
也崇國華者尊制誥也述家慶者據實也徵文獻者流
光也猶有言焉父子必相承者以著代也兄弟必相聯

者以致世也始於諱某者本所知也詳往而畧存者俟無窮也言已泫然曰悲乎吾祖賢良君之持正也而仕弗顯也明經君之篤志也而年弗永也文學君之蔚爲儒宗也而道不澤物也翰林君之發迹賢科也而位弗滿德也悲乎吾無望於天乎高年者曰止止請之意備于此矣始之經中之緯卒之於感經以正綱緯以彰實惪以明志克此言也後將必大吾宗其未艾乎雖然予亦有慨焉夫自宋居士　下至今始祖凡幾傳矣其可知者止一人焉又自今始祖而下至德昭君凡四傳矣入

國朝以來其可攷者止吾宗焉乃今　百有餘年相望爲高玄者彬彬然百餘人爾矣皆德昭君之子若孫

也何前之寡而後之蕃乎將造化之理昔闕而今衍乎無他焉譜牒之不傳抑或後之人不必皆此君之賢也今譜具矣匪患於無徵矣登名斯譜者果皆若爾祖之賢乎如其然也譜之傳爲有望也如其不盡然也而譜亦奚庸乎矧陵谷變遷天命難諶載籍以來未有恃譜而能久者故曰三后之族於今爲隸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焉明紀述在人樹立自我也是無待於譜者也是予之所慨也而述譜者未之言也吾其言乎咸應曰敢不勉高年者曰以識諸簡首

壽李中丞臺南序

大中丞李公之晉秩棘寺也歲在壬寅[illegible]茲季夏乙巳

寔公懸弧之辰三軍之士逮於庶民䦨溢歡呼交唱而
喜竊相謂曰我公博大膚敏氣充而容澤養致乎天所
厚乎江陰薛某時以職事受戒轅門進群衆而告之曰
公禀盛奚事於養殆天之所厚也雖然若言似矣而未
盡也天能與人以福不能必人之成其福成其福者人
也易曰視履考祥明祥由己致不專諉之天也今夫杞
梓楩楠之生於土也凌風雨冐霜雪然後干霄直上以
達於千尋何則生意足也生意足猶爾況生理足乎道
者人之生理也血氣者人之生意也利害毀譽風雨之
交加也譏稱苦樂雪霜之摧折也道德裕則血氣充血
氣充則外物不入壽之源也且若之事公也嘗見公之

寬慈惠和可愛可即煦然如春生者乎亦嘗見公之嚴毅剛方不撓不奪凜然如秋肅者乎煦然而春生者仁也凜然而秋肅者義也仁以經之義以緯之公之道德充生理備矣備則久久則徵是故開昔公之爲郡也矢心至直抗衡貴勢以至於十年而不調公無戚也今茲之秉新命也詎中丞之命僅二年餘爾而　簡在之典方駸駸焉公無喜也若怒忘寵辱一即是推之公之由九卿而進爲公爲孤可知也由艾耋而進爲耋爲期頤又可知也故曰公之福由已致不獨厚於天也不然世之秉機倖會以盛年處高位者多矣有如公之修諸已不　諂人者乎衆盆喜則相與歌於途曰崇山峩峩庶

民所宗我公戾止福禄攸同公聞而言曰衆人之愛我私我也東山之情也薛子之望我儆我也抑戒之義也顧吾無德以堪之敢不勉也某退録所言作考祥述送以壽公且以徵諸他日

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續集卷之二

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續集卷之三

存心致知論

或問知與心何別曰知者心之官也耳職聽目職視心之所職者知也言知而心在其中矣然則存心致知有分乎曰致知乃所以存心也夫造化之生人合氣與理而成之者也不存心不可以言成人不致知不可以言存心然人有人心則有形氣之知有道心則有德性之知存心者存其道心也致知者致其德性之知也道心即存乎人心之中人心有形而道心無形也有形者可得而見可得而聞無形者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聞也人不可見而已獨見之人不可聞而已獨聞之是謂獨

知獨知者良知也戒懼以慎其獨知者致良知之功也良知不昧則道心嘗存而人心有主形於是乎成矣形之成者王道也心之存者天德也天德王道已成於致良知之中則致知之外豈復有存心之功乎曰子之言亦有據乎曰中庸言之詳矣子思中庸爲傳心而作也一書之中言知不言心無一言及于心者而何莫非心也如曰鮮能知味心之蔽也曰可以與知心之明也曰知斯三者心之誠也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舉遠與風而皆歸之心明此心之至微而有至顯者存也始言修道之教盡於謹獨之功終言謹獨之功極於篤恭天下平之盛此致知之極功也而存心在其中矣

言致知不復言存心者此中庸之旨也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曰先儒為異端者以明心見性為左　心而遺棄物理也故欲以致知補其偏不知異端之存心乃存其人心而非道心也徒存人心則義理不顯而與物相隔其何以周萬物乎惟道心是存則物理在我而感通之用不窮知在其中矣致知之功不必補也又為俗儒以博學多識為致知而棄其本心也故欲以存心補其偏不知俗儒之致知乃致其耳目之知而非德性之知也徒致耳目之知則聞見雖多而道不根心其何以濟天下乎惟德性之知容啓則虛靈不滯而耳目之用日新心在其中矣存心之功不必補也存心之外無餘知而盡

之以致知致知之外無餘心而益之以存心毋乃架屋
疊床之見乎在昔子莫之見亦猶是也子莫以楊墨之
失中也欲發明執中之旨以救其偏其意是也其說非
也蓋中者理也因物而顯者也無所謂為我無所謂兼
愛而未嘗不為我未嘗不兼愛惟其當而已矣當為我
而為我則為我中也當兼愛而兼愛則兼愛亦中也中
之理在心不在事子莫不求中於心而摹擬於事則其
道無根其中無權與楊墨之執一專以為中者何以異
焉故孟子謂之賊道以其似是而非也夫似是而非之
言不可不審也安可泥於先儒之說而自昧吾心之知
哉昔三聖以執中相授受而究其功曰惟精惟一精者

精此知也一者一於道心也知精而一於道心則中道允執矣無二功也心與知非二物致與知非二功此三聖之旨也子思之學繼三聖之傳者也觀於其言而存心致知之不分可知矣

汝爲君子儒論

甚矣聖人愛人之切而望人之深也及門之士業儒者蓋三千焉而子夏獨以文學名則儒之尤盛者也夫子乃以君子儒勉之小人儒戒之豈子夏之儒真有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如昔人所云者哉以私滅公適已自便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子夏爲之哉夫子之爲此言蓋愛子夏之切而望之深也夫身通六藝之謂儒業儒固

雖業儒而篤信尤難也子夏之於聖人可謂信之篤矣
然所謂篤信者以其一言一行取法聖人也殊不知道
不在外而在吾心學聖人者不當求之外而求之吾心
吾心苟盡則雖言行與聖人違不害爲君子心苟不盡
則雖言行與聖人似不免爲小人何也心者言行之源
心可常而言行不可常也存其可常而不可常者在其
中矣何必拘拘於見聞之末乎拘拘見聞之末而不知
反求則耳目得以梏之事物得以累之其爲人也小矣
不能與天地同大矣夫人本與天地同大然天地之所
以爲大者乃在專直翕闢而不在於四時之行百物之
生也夫子之心專直翕闢之謂也夫子之言行四時行

夏而以小成自安焉其去君子日以遠矣與二子者探其原也不與子夏者塞其流也愛子夏之切而望之深夫子之言於是乎益信矣

攻乎異端論

夫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先儒以攻為專治而欲禁之蓋有激云然非聖言本旨也夫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安有從事聖學而專治異端可容聖人之門者乎此如攻伐之攻謂正其失也蓋聖人之學自治而不責人惟在我者盡則人無不化苟人有未化即吾自脩之道未至也吾方自攻不暇而暇攻人乎哉不知攻已而攻人是務害於已者也故在當時雖習老莊之教至於

不悲親喪不習禮法如原壤如子桑伯子者聖人弗攻也惟吾黨有過則鳴鼓而攻取瑟而歌為短喪之論者則斥之為方人之學者則非之如聖王之於夷狄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惟修小雅之教以治乎中國之人卒之中國治而四夷自不能為害此蓋以不治治之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聖人雖不攻異端然在夫子之世斯道大明如中天之日異端之非人皆知之孰有趨其教者故伯子不能以居簡之簡惑仲弓原壤不能以遺親之習易天下雖有異端不能為之害也其亦不攻之攻乎攻之以不攻者乃所以深攻之也此夫子教人治異端立言之本旨也朱子乃有專治欲精之說何

也此蓋爲中世士大夫溺於佛者而言夫魏晉之清虛唐宋之寂滅皆當世知名之士左右爲之程子所謂學者皆流於夷者其害至五胡亂華金元入統而莫之救朱子有激於此故因夫子之言而發爲此論與孟子闢楊墨比於洪水猛獸之害其意同其實夫子立言之旨不如是也夫子之意欲使學者專於治己而不責人攻己之惡而不攻人之惡以是爲治異端之道如斯而已不有夫子之論則人不知所以治異端然不有朱子之說又不知異端之害若是其甚學者習於夫子之教而又識朱子之意則所以待異端之道不難知矣

雜論六篇

賦

爲國之計莫急於食貨亟於兵古者供軍出於鄉遂須祿出於井田無遠輸之勞矣兵卒出於丘乘征役制於什伍無養兵之費矣足食足兵大端既立卒有水旱盜賊之災亦不足以動其國故得以暇裕舒徐度量諸事而九百經費不過低昂前却於九職九賦九貢之中所謂式者式此也所謂詔者詔此也所謂考者考此也蓋計畝而入謂之稅計口而出謂之賦稅出於田不可以多取而賦取諸人亦易以橫斂聖人以爲財生天地間止有此數均於稅而盈於賦其豁一也故專於財而均節之是則稅之與賦初若不相干然節於賦則民財不

賦亦爲有資於稅者矣夷考其時雖云量入爲出亦非強出以求合其入也恒使入者恒贏出者恒縮故九年耕有三年之積此縮之於稅者也歲以餘歸之職幣此縮之於賦者也以其稅之餘者所以　共發之文則足以補助民之不給以其賦之餘者而行泉府之、、則足以貸民祭祀喪紀之需取民於常法之中施惠以用法之外寬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然也此其不存法則猶有近似者唐之租庸調是已租以出粟如貢助庸以出泉如九賦調以出軍加丘乘雖粟米未免輸之於民然不以庸調參之則人不得起奸於法民力猶未甚竭此善法古而不泥於古者自楊炎以租庸調

盡歸之兩稅後世因之然用有盈縮兵有增減靡　用取
給而會計所出不免皆歸之田以一田而供數端之用
吏因得以濟私於其中實緣事而起賦緣費而加本出
權宜遂為成法前之加者事廢而仍存後之起者方加
而未艾蓋未暇論發補助之政欲自支吾目前不可
得矣不謂法弊得乎我朝因田定稅正稅有定額撮勻
不可加減其餘九百經費一出正額外每一費出則揔
括若干計畝而加此於法誠便亦用誠足但加增之賦
非從天降地出以此取之似乎罔民為不可爾然亦豈
當國者樂為此哉其源皆起於租庸調既併蠹穴盤互
不可望塞故雖有愛民之君亦不得溥其仁惠之心雖

有通變之臣亦不能行其均式之政間有嘉言善行可師法者不過减膳省費裁冗官幾百員汰冗兵幾千人而已未有搜奸剔蠹曠然一新追復隆古之盛者勢不可也夫因循者易爲力創始者難爲功以今日言之雖云井田上古之遺制然欲復井田須復封建造端宏大驚疑廢民與創始者何異此决不可爲已要以倣井田爲之而民不病則唐租庸調之制其尚可復乎

兵

今天下之法備矣補偏捄弊之政要在於有漸而不驚古者夷狄未有能爲中國患者也惟吾中國之ノ不至故夷狄起而乘之今夫聚兵百萬列屯數千分將而守

之雖有縣廳亦震焉而不敢動一旦盜發於中國而土
兵不足以制則其勢不得不調邊鄙之兵彼其日夜荷
戈執戟以與匈奴戰勇悍強力一足以當土兵之十此
其翦盜宜若拉朽振槁然而制勝反出土兵後何哉盜
賊屢邊兵之窮其穴則竄伏於高深土兵慮邊兵之專
其功則耻爲之鄉導窮追則地勢不習散歸則再調之
難於是屯聚而守之曠日持久以待其斃則府庫內竭
邊鄙外虛而夷狄之患乘間起矣此天下之大患也今
西北屯重兵而中國要害皆立衛所此其爲法可百世
無弊愚獨以爲可漸而變者鄉兵是也我朝鄉兵皆出
於田庶古者寓兵於農之意然其實有不同者古者兵

出於井田所集者皆其父兄子弟之兵今者田聚於富
室所閱者皆其傭佾顧直之輩夫其爲傭佾顧直也吾
固可因而利導之彼其操戈以就閱一志以承命亦曰
吾受若直當然也彼處其實吾以名試之可乎要在因
耳目之所習者作新其氣因心志之所安者便捷其節
平居簡飭之有道則臨難皆勝兵也吾又以時使盤詰
其鄉之小盜有捕獲者以獲與之夫盜賊皆起於細微
小盜不戢故轉而爲大盜今吾重購以厲素敎之兵則
莫不競勸發摘搜訪穿窬必獲盜賊何所容其奸哉如
是則內可以消中國之寇攘外可以防四夷之竊發不
易人耳目而將兵布天下此時務之最大者要在畫一

以示有司如古者立標簡試之法使承而用之則得之矣

泉府

嘗思泉府之法所以不可行於後世者何也大抵古制之不行其源皆起於井田之廢井田之法有比閭族黨以聯之有丘甸師役以齊之使其往來死徙不出乎一鄉出乎鄉則無以為生矣是法流行於天下尺地皆君所制一民皆君所養故民之仰於君者切而所以養之者不得不備水旱凶荒既有九年之積廩人之儲矣而祭祀喪紀目前之急恐其不能周也又有泉府之法焉特君民如一家父子營緝經理無所不至至其所委

任而寄以成法如縣師鄙正者又即其所賓興於鄉之人習其土地所宜風俗所安以臨莅其事而所治者非其親戚宗族即其鄰里鄉黨兢兢焉惟恐一事之失以得罪於鄉以負所舉之意以渴吾君養民之仁故不言而法行不勞而養至蓋不特泉府一事為然至於他事亦莫不然此井田法立之明驗也後世井田之法廢而阡陌之令行田之多寡一制於民而君獨秉其法以臨其上不聞養民惟聞取於民當是時水旱荒無非民所自備者矣而獨以以水府之法濟其祭祀喪紀得乎又況所任之人皆客土遠寄既不習其土地所宜風俗所安而出納之弊吏胥之奸又有不可勝紀者雖使奉法周

至什巳不如古之一二而况未必能也議者于井田既廢之後而區區欲舉其名不可矣或曰然則古法遂不可行乎曰易窮則變變則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古者以君養民故養之之法不得不備後世民自相養則吾何事焉因其所宜勿擾之而已無養之之實而務養之之名嗚呼井田安在乎此不知變之過也

四民

先王建國所以區别四民者何詳也工商之市列於王朝之後執藝者不得出鄉與士齒民有貸於械器釜甑者朝而趨日中而市暮而歸矣其所居與士農遠甚而庠序學校即列於比閭族黨之中士與農則未嘗分也

夫所居之遠則不見異物不與齒則人有賤之之心以賤之之心而無異物之見則民之所知者稼穡弦誦之外無餘事矣故大司徒所班三物之教行於天下父以是詔其子兄以是勉其弟師友以是相講習民生八歲以上無弗知無弗習者上之人又以此而賓興之使其入而爲卿爲大夫元士中士下士出而爲監監於諸侯之國巍乎其尊且貴也而當時弗之異士亦不敢以自異其鄉之人何者人無異習知其所以致此者不出乎此故也是以其民淳朴其俗敦厚歷虞成周之間史冊所載者不見有可異之行而後世視之則藐乎不可及矣自井田法廢而四民易業本末道藝混爲一途執技

者人所不恥而其號為誦詩書知道理者則以未粗為末務不惟不習且羞稱之至其應舉於有司不過記誦涉獵以為博綴緝剽竊以為工而已曾不及古服勤畝畝者之一二而彼方且峩峩于于高自標異侈然自以為孔孟復出也上之人既以此取士而人亦以此異之故天下之俗日入於聲利而心術行義一切淪廢至有口談堯舜而行同商賈者此無他教使然也嗚呼當此之時不待教而傑然振作者非豪傑之士不能為已明主有志於治舉是人而與之講求三代之治則所以維持人心而挽為古道者諒必有法毋謂秦無人

問一

愚嘗讀史至平王以岐豐之地與秦而有以知周之不復中興也昔文武作豐鎬以據天下之勝而周公承先志營洛邑以朝諸侯當其盛時王帛貢獻奔走於洛而莫敢先後焉者亦鎬京有以制其命也其後宣王中興南征北伐不出王畿而具三十萬衆卒之獫狁荆楚次第削平復會諸侯於東都祖宗立國規模亦可想矣平王之立岐豐故都雖爲犬戎所據而洛邑之地猶有六百里秦晉與鄭又爭輔之巳非一旅會稽之比矣況戎非我類政令無常而文武之德深入民心平王苟有恢復之志挹洛邑之衆帥三國之師以臨之何憂不克既克西戎則可以復文武之境土脩宣王之故事此中興

一機會也計不出此乃曰能逐犬戎者以岐豐故地與之夫岐豐之地方八百里平王之地如岐豐者幾而棄之耶其棄之也豈以其無關國勢歟則其在秦猶在戎也戎能爲吾患秦獨不能爲吾患哉吾不能制戎獨能制他人哉何必奪戎以予秦也其計之左亦甚矣故豐鎬既失天下諸侯不復有所畏憚周之子孫寖微寖弱以迄於亡譬之富人喪其良田美宅而區區焉受制於強奴則形勢不足之明驗也大抵人君處喪亂之後苟有幾可乘必不可失不然則自偷以聽於天若祖宗故地不可輕棄尺寸予觀周平王晉元帝宋高宗其所罹之憂所處之勢大畧相當平王則棄地與人者也元帝

高宗則有機而不能乘者也當祖逖之在譙城宗澤之在東京二君若親揔六師以繼其後則中原故都指日可復惟其無志如平王遂使故都淪陷者數百餘年自古恢復之失計未有如三君者也漢光武知此故其賜竇融璽書曰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夫涼州之地不足以當中原之什一而猶不棄則天下始不敢有覬覦非望之心而吾志亦決卒之祀漢配天光復舊物有以也有志中興者如光武而已矣彼平王者獨何心哉

周二

周都雍豫而以青兗徐之地分封諸侯固曰據六合上游示天下形勢然雍州西臨戎北鄰狄有旦夕之患而

青兖徐楊皆膏腴之地財賦所出也為國者必資兵以衛國而資食以給兵以膏腴分封則財賦仰給他人矣養兵之費豈得自專哉故有德則內征財於諸侯外示威於戎狄固為易王然德不足則諸侯職貢不入而夷狄亦乘之矣外憂戎狄則不足以制諸侯而反藉諸侯一援豈非以諸侯而制京師也哉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周之諸侯聚財以自封蓄兵以廣地不顧君父之難而天子獨以雍州千里之地當西北二面為諸侯守天子處其危諸侯處其安此不得尊讓之氣數亦形勢有失也故諸侯之禍夷狄之患莫甚於周室予觀周之戎狄大類東晉當宣王時獫狁已入居焦穫方鎬之

間其後犬戎遂入王都犯天子至平王時則殭裘其類
徧延河洛王畿之民不爲戎者無幾矣向若財賦有資
豈王是哉是不可謂聖人處之未盡特聖人爲國以德
不以形其理固當然也但六典八法八則之數不足以
繫幽厲之心則勢必歸於此耳故爲國者德固爲本亦
必輔之以形勢何則萬一子孫德義不足亦足以自支
持變故以待有道者出苟形勢不足而并失之則雖有
聖如靈王者亦將無及矣吁可不戒哉

學庸章句疑義五條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先儒云此對小子之學言之謂大人是一樣學小子

是一樣學非也大學即在小學之中以習其事而言謂之小學以悟其理而言謂之大學如洒掃應對禮樂射御是幼小所習然習是習其心不使馳鶩于外如射是要內志正外體直之類習之而久心不外馳即是明其明德由此推之事親敬長之間無往而非此心之發越即是親民之親者從心而發不在外求故曰親非新之也明德親民皆由小學而得大學小學無二功也若以今日之教言之則五經四書即古者六藝之一便是小學人人習之自少至大只這一件事若使學者因而收斂此心以至成德便是大學若只資辯博取聲譽其為學也小矣學非小也泥于事

者小之也大者大于道不泥于迹者也凡學問須尋頭惱知得大學在小學中小學盡處便是大學則明德在親民中親民盡處便是明德與夫格致中和理執之類皆一理也無往而非合一者矣

因其所發而遂明之

既謂之已發即是對物而言如發之　視發之事君君與親皆天所生之蒸民也而遂明　則無私意之蔽吾德無不明矣德明則真愛流行　感而應格親格君皆從此出親民在其中矣明明德即是知至親民即是物格蓋盡己之中已具推己之理矣　之事即爲盡己之驗恕由中出非明明德之外別有親民

之功也若云條教儀文乃是粗迹亦無明德以貫通之安能使民之親哉此又當推以及人之說分做兩功于理有所未安也

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缺

知致則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此之謂明明德物格則家無不齊國無不治天下無不平矣此之謂親民此是千了百當工夫只在一念之間無次序無條目學者欲驗吾知之致與不致須在感物上見感得物則知之致可知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即明德物格即親民蓋舉誠正脩之功與齊治平之效皆盡于一知之中此致知所以爲物之本本可以

該末始可以貫終不假外求而得之者所以爲學之大也若有序可尋有功可補則脩滯形迹物而不化其爲學也小矣如傳文所云必謹乎此而后明爲已有則致與誠分爲兩事不知致知之時意尚未誠其知何知耶又云真無惡實有善而心猶未存尚須敬以密察之則未存之心誠將何在耶意不誠不可以言致知心不存不可以言誠意尚何序之可循而功之可補哉

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

中庸一書以理言不以事言如曰天命之謂性以理言性探理之原也曰率性之謂道以性言道指理之

用也性與道皆以理言則教豈可以外求乎戒慎於
不覩不聞之中者自其原而修之也原無不中則田
無不和矣位育之效皆從內出豈禮樂刑政所能與
乎
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于將萌
遏人欲于將萌即所以存天理之本然也人心無時
不靜無時不動理所當動雖動而未嘗動也不是槁
木死灰須時時省察察去人欲則天理常存而靜間
不中動之和在是矣故上文分言中和而下遂言致
中和致字是工夫工夫摠不分如所謂 巳復禮克
巳是致禮即中和兼體用而言則單言 以兼和

单言和可以兼中如下文又說中庸庸者用也言中之爲用不言和之爲用明內即外也中庸一書內包外隱包貫大德包小德尊德性包道問學如云寂然不動定是感而遂通单言亦德兼言亦得故擇乎中庸而不能守者不謂之能擇明無兩件工夫到則俱到此遏欲存理所以不可分也

按小學入學本只一事若自吾人身上說則知主知識意主營度心主應酬身主作爲知也意也身與心也皆以器言也于此習之學之小者也乃若知識而本于良營度而出於誠應酬而得其正作爲而合于中則義理用事其學大矣故曰小學盡處便是大學

本非二事亦無二功自朱子分爲二事列爲兩樣工夫且謂經傳有誤改易以從已見遂使明德親民格物致知與中庸之遏欲存理擇善固執皆各自爲功不可復合而學者致知工夫遂流入于記誦所以已上諸條章句雖勉爲分析而予心終有所未安姑存所疑如右以俟有道者就正云

代友人草疏六條

一曰定軍額臣謹按江南沿海地方止有浙江寧紹等處設有備倭軍伍其蘇松一帶雖有衛所原非爲備倭而設自奸民王直等倡亂勾引倭患仰賴我

皇上長顧遠慮俯納群言於沿江海一帶地方如楊舍

河庄之類脩築城垣加增守禦地方賴以保障然皆
招募之兵原未有定額也招募之兵無尺籍可稽無
室家可恃平居徒費顧直臨難無所顧戀又安能責
其死力哉臣竊嘗仰窺我
聖祖命臣湯和經畧海上防禦倭夷起自寧紹迄於溫
台地方因高築城設立守禦千戶所棊布星羅至今
倭患雖警而寧紹等處地方無增兵築城之費無加
派糧草之憂者以
聖謨宏遠先事預防故也今蘇松地方既設城堡合無
比照浙中事例即定爲守禦千戶所其兵額或撥補
或招募以定其數使各有室家可戀尺籍可稽其衆

將把總添設之兵即於數內與各衛所相兼調用則
官無招募之勞而兵有土著之固誠一勞永逸同符
聖祖者矣臣之所謂定軍額者此也
○二曰足兵食夫軍有定額則糧有定數矣然東南糧
運比供西北雖有存留而官吏俸糧公侯祿米等項
各不可缺供軍之費無一可撥補者以故邇年以來
海上軍興與凡百費皆取辦臨時如海防如精兵與
夫工料築城打造海船製辦軍器之費無一不出於
田者一畝之田昔取一今取三四矣夫大工之料工
完可已也築城之費城完可已也造船之用船完可
已也今此海防精兵之人何時而已哉大司農僅加

賦之名而不知

朝廷設兵以衛民小民資兵以自衛理有不容已者何所評乎若賦無定額吏反得以多取不若明加之為愈也臣又查得目今寧紹等處備倭千戶所錢糧皆於本縣存留糧內運納有不足則他縣解補以故民無供軍之費軍無缺乏之憂今此海防精兵亦與彼中事體相同合無下臣疏於戶部再行斟酌如果臣言不謬乞於每年會計數內明白加派而於其備倭衛所縣分及相近去處多儘存留以為供軍之費仍乞嚴行有司將一應加派名色盡行省去如此則吏無多取而民困可蘇兵食可足臣之所謂足兵食者

此也

○三曰興屯田臣竊窺我

國家創制立法凡有衛所去處皆有屯田每歲上納子粒與民粮相兼給軍以禦患夫干戈非所有事而使之操耒耜者何哉蓋人情有田土則興顧戀之心親勞苦則無驕悍之患而又上可以充國賦下可以寬民力此萬全之策也以故邇年以來如青村所如南京兵變皆招募新兵為之未有土着之兵為患者職此由也軍伍既立屯政宜脩臣竊見沿江一帶多有漲灘堪以圍築城田又經倭亂之後流移未復田間亦多曠士合無查照各衛所事例行下有司令就近

相度多寡立屯或三十名或五十名以至百名爲一屯使其有事則執干戈以禦敵無事則操耒耜以供罪居既有土着之思臨難自興親上之義矣臣之所謂興屯田者此也

○四曰脩水利此一條已見前集水利項下

○五曰戒玩愒臣竊見今日廟堂所患莫大於財賦之不足其所以不足者何也由於百司玩愒不守祖宗之法故也攷律秋粮十月征收盡冬而足違限者有罪夫十月乃納稼之時聖人豈不念民務之急而顧爲此迫促之政哉盖人之情乗其有而取之則易待其匱而取之則難今此國賦必不可缺而禾稼登

場正其有餘之時因而取之此古人用一緩二之徵
旨也邇年有司以玩愒為心以姑息為政每歲秋盡
未見會計下頒冬盡未見錢粮上納延及春初則私
家所入盡於私費從而征之難矣一歲逋征則來歲
愈難延及三四年遂無完期矣如臣本縣嘉靖三十
二年以前未有逋粮者自三十三年縣官不達政體
憫愈年荒錢粮逋不追徵曰吾寧破粮長一家以完
千家自此奸民得志不復肯完至於今日粮長之破
不知幾百家矣而錢粮拖欠愈多百姓受累愈甚官
府催征愈難玩愒之弊一至於此伏願我
皇上大奮乾剛申嚴約束有司該年錢粮責令如限完

報有違限者依律治之其餘累年積逋許令挨次待
成熟之年以十分爲率每年帶征一分如荒歉止征
本年則民無併追之苦吕絕因循之弊而國賦可充
民困可蘇矣臣之所謂戒玩愒者此也
○六曰懲貪污臣竊惟古人於民曰視之如傷言愛念
之至視之常若有傷以保護之者無不至也邇者
治安日久法綱稍疏當道以促辦爲才能有司以承
奉爲首務承奉愈甚促辦愈深豈惟不知保護將無
內一者無所不至矣姑以臣所目擊本縣之弊言之
往歲諸役粮長所費不過二三百金今千金有餘矣
往歲逝批塘長等役無差今有差矣甚者有等不才

官吏每歲於糧長之中細為首者若干人令其科歛
銀兩隨事支用如取諸
籍是無變惜其魚肉小民一至於此舉一邑而他
可知也舉一方而他方人可知也民者邦之本若可
為
陛下護邦本而培封至此豈有人心者哉伏願
皇上大奮乾剛勅行撫按諸臣推舉清節之吏以振流
俗因循之弊有如前貪汙者罪之則人知警方而廉
吏可得民困可蘇臣之所謂懲貪汙者此也

右藝文類稿十四卷續集三卷辥甲一衎先生冀宛旦名甲之
江陰人嘉靖己丑進士歷江西按察副使見人物考李生學宗王
陽明故黃梨洲列南中王門學案中處其子藝　臺兵備
書論致知格物之說釋格為感与陽明釋格為正不惟詳
亦未嘗覺同也稿中言時務之文皆能坐言起行尤非
空談心性者比　四庫書目不著錄蓋其稿亡佚久矣此舊
稿為明印手孫其寶藏之咸豐元年四月曹鈞識
類稿序及卷末薛次公傳俱佚不審何時養首有法落
泔印汪穀人廉濟沂藏書顧富云　劉文記